

编者按

海南省的高校重视文化建设渐成风气，普遍建起博物馆、校史陈列馆等文化设施，让师生知古鉴今，传承文脉。近日，海南工商职业学院“唐胄养优文化陈列馆”（校史馆）揭牌，展陈内容溯源了攀丹唐氏悠久的优良家训家风，尤其是自唐胄创办养优书院以来的“养优文化”。何为养优？简言之，即培养优秀人才。

唐胄养优文化陈列馆大门。



“且喜汝无钱” 硬核的亲情夸奖

攀丹唐氏的家风，源头在北宋名臣唐介。这位老祖宗被人尊称为“真御史”，别人不敢弹劾的贪官，他敢；别人不敢说的真话，他说。结果惹怒皇帝，被贬到岭南。临走前，他还甩下一句狠话：“臣忠愤所激，鼎镬不避，何辞于谪！”我就是气不过，就算下油锅我也认了！

这股“硬骨头”精神，传到海南后，虽变得温厚了些，但内核没变。到了明代，唐胄的曾祖父唐宜方，当过琼州府学的训导。退休后，他写信给在外地当官的侄子唐舟，信里没问俸禄多少，只轻轻一句：“勿忧吾有病，且喜汝无钱。”用现在的话讲就是：“侄儿啊，别担心我生病啊，我欣慰的是，你当官当得清清白白，兜里没攒下几个钱！”十字金句，代代相传，提醒着每一个当官的唐家读书人：钱可以少，廉不能丢。

唐舟记了一辈子，后来他儿子唐亮也考中进士，父子俩成了明代海南科举史上第一对“父子进士”。没有显赫的权势，却有清白的名声，后来一身书香的孙媳妇冯银嫁进来的时候，也觉得唐家虽清寒，但风味可喜——这才是唐家人最珍视的“家产”。

唐舟的清廉，不只来自叔公的“金句”熏陶，更源于他父亲唐英的“身体力行”。明初那会儿，海南闹过饥荒，唐英自己勒紧裤腰带，也要帮助乡里乡亲。这还不算完，更让他看不下去的是，有些私塾先生，收钱不干事，教书像“混日子”。于是，他直接自己动手建了个“义学堂”，还亲自当老师，一教就是十几年。他的儿子唐舟，儿时就在这个“免费重点班”里受熏陶，看父亲如何待人，如何教书，如何持家。这份“仁德”的种子，早就埋进了心里。后来唐舟当官，清正廉明。可见，最好的家教，从来不是讲大道理，而是活成孩子的榜样。

“养优书院” 一个父亲的二十年

到了唐胄这一代，家风的“书香味”直接拉满。他两夺礼魁，考中进士，前途

无量。可还没来得及施展抱负，父亲便去世了。按照古礼，他须辞官回乡为父守孝。本以为期满后能重返仕途，可偏偏赶上宦官专权，朝堂乌烟瘴气。唐胄干脆称病不复职，不愿与奸佞同流合污。后来宦官倒台，朝廷重新起用他，唐胄又因母亲年迈多病，再次回乡，一待就是二十年。

同僚们为他送行时，都为他放弃好前程而惋惜。唐胄提笔写下一首诗答复友人，以表明为人子不可忘了孝道：“风云天上惊回梦，犬马人间未了恩。”诗中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有一个儿子最朴素的孝心。

不过这二十年，唐胄也没闲着。他在自家院子里办起“养优书院”，给族内外的孩子上课。他编纂的正德《琼台志》，是海南现存最早的地方志，堪称有明一代“海南百科全书”。他还整理白玉蟾、王佐、崔与之、余靖等先贤的文集，把散落的文化碎片串起来，拼成一段完整的岭南文脉。

唐胄的“养优”并非为了博取名声，而是践行教育世家传承文脉、涵养德行的祖训。在他看来，创办书院、教化乡里、编修方志、整理先贤遗著，皆是本分之举，其核心在于以身作则，培育后学。

唐胄教出了学生，编出了书，自己的儿子唐穆，也中了进士。嘉靖十七年，唐穆金榜题名，官至礼部员外郎。父子俩一个弘治进士，一个嘉靖进士，成就了攀丹唐氏继唐舟、唐亮之后的第二对“父子进士”，一时传为佳话。地方志称唐穆“为人雅朴，有乃父之风”——这儿子，活脱脱是他爸的翻版，低调、踏实、有学问。最好的“家传”，不是留多少家产，而是把那股文雅又踏实的劲儿，传给了下一代。

唐胄晚年复出做官，一路做到户部左侍郎，他耿介的“硬骨头”一点没软。有一次，权臣心腹到地方学堂视察，三司长官跪地相迎，场面“跪感十足”。可唐胄站在一旁，不为权贵折节。在他心中，学堂之上，只可跪天地君亲师。这股劲儿，后来也影响了海瑞，成了“海笔架”维护师道尊严、硬刚权贵的“精神导师”。

嘉靖皇帝想给自己的生父“抬身份”，搞个高规格祭祀。唐胄明知“大礼议”前车之鉴，可他还是冒死上《明堂享礼疏》，引经据典，说这事儿不合礼法。结果，嘉靖大怒，唐胄成了海瑞之前第一

个被嘉靖皇帝打入诏狱的海南人。《明史》评价他“耿介孝友，好学多著述，为岭南人士之冠”，甚是贴切。唐胄用二十年，干了别人两百年也未必干完的事。他不是最风光的官员，却是最厚重的读书人。他闲居不仕的二十年，不是躺平，而是扎根；不是逃避，而是深耕。

“留与子孙耕” 家风，是讲不断的故事

家风不只在朝堂，也不只在书院，它还在田间地头，也在灶台灯下。唐家有个叫唐寅的后人，某天带儿子登亭观稼，指着稻田说：那些福气长久的家族，都是祖辈凭良心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，要记得“但存方寸地，留与子孙耕”。这话传到当时的大学者丘濬那里，他专门写了篇《留耕亭记》来赞许一番，“留耕训子”的故事正是攀丹唐氏耕读传家的典范。

唐舟的孙媳妇冯银，是明代海南在地方志留名的一代才女，写得一手好诗。她虽不像男人那样上朝堂、写奏疏，但她常在陪儿子读书的时候给他们讲读书做人的道理。她的言行，无声地滋养着整个家族，也留下“贤妇语道”的佳话。

冯银写过一首《咏蝉》：“身高吸霄濯，羽薄趁仙风。自奏清商曲，泠泠山水中。”蝉虽羽翼单薄，饮的却是天上露水，乘的是清朗仙风；它不为取悦他人，只为自己奏一曲清越的乐章，在山水间泠泠回响。这分明是冯银在托物言志：身居内宅，心向高远；不慕浮华，独守清音。

五百年过去，攀丹村的书院早已不复旧时恢宏的模样，但“养优”的精神还在延续。唐胄家族的后人唐捷，在书院旧址建设现代学校，让琅琅书声再次萦绕这片土地。攀丹唐氏的家风，有“勿忧吾有病，且喜汝无钱”的叮嘱，也有“东善培英”的义举，还有“养优书院”的灯火，更有“留与子孙耕”的朴素愿望和“身高吸霄濯”的清高品格。这些故事，像攀丹村口老榕树的根，扎在海南的泥土里，默默生长，年年新绿。

（作者系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副教授）

攀丹唐氏『养优』家风

一脉书香五百年

张意微

在海口的闹市深处，藏着一个叫攀丹的古村。如今这里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可只要你脚步放慢一点，目光往那些老屋灰墙多停留一会儿，仿佛就能听见时光深处传来的琅琅书声。这个古村，曾走出一个让海南人至今仍引以为傲的家族——攀丹唐氏。他们不曾富甲一方，却凭着“不废读书种子”的朴素信条，在琼岛大地上写下了绵延五百年的人文传奇，六位进士、两名解元，还有一众名贤、孝友、循吏，不胜枚举。明代，攀丹进士唐胄（1471—1539）在此创办了海南较早的书院之一——“养优书院”（后更名为“西洲书院”），其族人还留下了不少让人拍案叫绝的家风金句。



海口攀丹唐氏“西洲遗教”场景复原。

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陈耿摄